

文藝的靈魂

匡亞明

——序綠葉

這是無容虛飾的，這裏面所搜集的十幾篇東西，都是同學們課內外——以課外居多——的作品。如果有人要問，中學程度的學生能做出什麼好東西來，值得鄭重其事的為她們出集子？那麼，請你費一兩個鐘頭的光陰到街頭坊間的書肆裏去看一看去，那些花花綠綠的洋裝的所謂當代文豪的五光十色的著作，比此何如？

Muse鼓動了她們純潔幼嫩的心靈，自然的流露出這些東西來；她們不懂得矯揉造作，她們更不知所謂輕描淡寫。她

們只是憑自己的一點靈心從生命流中留下這些深痕，在這裏，我不想引中外文藝批評家用來贊賞新作家的美文妙句以自許賞，我祇覺得她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。

『真命天子』的陛下萬萬歲的時代過去了，但巍峨的皇宮依舊是值得我們去保存去觀賞；歷史已經指示我們，未來的偉大的文學家必不產生於『齊梁體』或『桐城派』裏，猶之未來的大英傑必不是出現於『皇帝陛下』的儀式之下；但是，文學是帶著濃厚的時代性的，離開了時代便成了無靈魂的文字之堆砌，綠是，赤胆忠君的諸葛亮出師表，亡國之主的李煜詞，讀之，仍然會使我們不勝感慨涕淚之致，我覺得『支那詩

『魂』是始終投其憂愁之目光於古昔的中國詩人，我們在古來的中國文學寶庫裏，啊啊！他們那排募噴薄的天才，我們是感到自家的渺小，你要在中國做一偉大的世界文豪，你能不一窺此文學寶庫嗎？雖然在表現的形式上我們是不能完全沿用他們的，但是，許多作家，往往忽略了這一點。

在文學作品中指定這篇是屬於某派，那篇是屬於某派，原是無聊的事；同樣，一定要把真正的文學分成這是貴族的，那是平民的，也是蛇足。我想在暑假中完成我的腹稿『支那詩魂』徵求冀牖先生關於材料上的取舍的意見時，談到詩經，他不主張一般人把詩經分成『孰為貴族，孰為平民的』的

迂見，我亦贊同，我最討厭一般一知半解的『人云亦云』的淺薄者之論，文藝是應讀絕對有自由活動的領域，雖然藝術的形式有時候予以相當的束縛，但她的精神，她的靈魂，應當有絕對自由活動的餘地，自由活動的程度，決定他的作品之生命之偉大與否。

這個小集子牠究竟能否發生什麼反響，我不敢預卜；但在我初次閱稿時，使我暗自掉過淚是實在的，至於它的使命，純是在主觀上給自家些鼓勵與警惕而已，遑敢他求！

一九二九，七，一。於藤蔭窗下。

柳下

李珣貞

白漫漫一團團的柳絮，散佈在人間，很顯明的一幕悲劇『春歸去也』出映在我們的眼簾。東風很瘦弱的奄奄一息延着他喘殘的生命。蝶蜂兒也舞着歌着，戀戀地不捨離開；啊！何等的悲慘啊！

一個被雨洗滌後的湖濱，是何等的清麗而幽靜，軟滑的芳草，好似嬰兒得着了慈母的乳露一般。不住地含着淚兒。跳躍地歡笑；款款婀娜的柳，穿了新製的珍珠舞裳，輕輕地舞着；被黑雲欺侮過的月姊憑着風姨的幫助。才從幕幃後很含羞的走出，照見一個很沉靜的女子，幽默無聲的伏在柳陰

之下的一塊石上。

雯是一個嬌憨，悠靜，而又活潑的女子，她不喜多談笑。但是當在皎皎的明月之下，她秋水盈盈，似怨非怨的向天癡望着，真好似天上的仙子；縣縣的秋雨中，她唱着激昂悲壯的歌，歌聲中隱隱含有一縷裊裊的怨抑。沒有唱完她便咽咽地哭個不休了。她的哥振，是一個充滿熱血的青年，在三年前受了民黨的囑託，去刺某大軍閥，但是結果沒有如願，反冒了朵血花而犧牲了。她是很愛國的，不過她覺得如她的哥這般死，太不值得了。因此她感得：「人生是冷酷的，刹

那的，生死有什麼分別，生時是快樂，死後是怎樣？生時受痛苦，死後又如何？」

雯的母親是很愛她的，她願自己在暗下哀哭她的振兒。而不使雯悲哀。她家是住在映冰村的一潭小湖畔，春深時的月夜，花影搖曳；秋初時清晨，氣清曦新，她同她的小妹躑躑的在堤上走，這足使她解煩悶，但是她一轉眼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世，不禁悲憤了。

她的好友靜，同她性情差不多，因此她倆很是和洽。——這天也在晚春的薄暮時，很素澹的月兒，探出了半面，她倆很沉靜的走在幾棵柳下坐下了。

柳絮，比秋天的白雲還要白的柳絮；飄在水面上沉沉地把生死的問題，問着自己？潺潺的水流，知道春已闌了，兀自淒淒楚楚地哭着，愛是心痛極了，她覺得一切都是虛偽的。

『那爭豔的桃花已了結了她的一生了嗎？那徐娘半老的柳，她還是舞着，她不願青春之過去，但是結果有什麼意味，終久是個死，難道她挽得住春嗎？』

『你太悲觀了，人生是片面觀的人生是快樂的，只要不拆穿吧了！』靜安慰似的口吻。

『唉！人海茫茫，到處都是荊棘；現在這稠濁的社會，可算是安逸了嗎？現在的國家已算無事了嗎？照事實上老實

的說一句：在現在的時代，真是千鈞一髮，好似火種放在積薪之下，而還未曾燃着，所以將錯就錯的，就號稱太平了，唉！我不忍再說……」雯說

「並且即以男女平等而論，現在是實現了，而我們女子，本來學識上不見得生來便輸於男子；數千年來所以被男子壓迫，而沒有伸展個性的地位，違心的說一句；並不爲過，女子先天的遺性，便堅忍不拔，而只想安逸的順受；即以今在社會上服務者說來，她們大部是崇尚虛榮奢靡，能切實辦事的可能有幾個，唉！不說了，我痛心極了！」

「雯妹你要不悲哀罷！你看現在的一切都是醉生夢死假

癡假呆的圖着歡樂，我們還有什麼悲哀？」

「好個 醉生夢死」雯淒然笑着

淡淡的月兒，已冉冉的移到正中，照着柳中的她們，雙影在碧波中微動。她們靜默了一回，

「雯妹，回去罷！天晚了，有些冷意了！隔日再談罷！」

「唉！靜姊別了！我今天的說話中似過分了些，但人事無常，彩雲易散，天下沒有不散的華筵，誰能肯定今天的柳下是我倆最後的訣絕地呢？宇宙是無限大的，人是極渺小的，彷彿沙塵一樣，被大風吹散了，那末，有什麼家和國呢？」

「唉！我也不想了！靜姊別了！」

『雯！你還是樂觀些爲妙，你胡思什麼？做人是要奮鬥，要磨鍊，才得到最後的甘苦，你閱歷不深，不應在消極的方面着想，況你的環境也還好，有什麼深切的刺激，致你如此呢？雯妹！你還是珍攝你自己，這是我愛你的忠告。』靜勸慰着的說，

『謝謝，靜姊；但我是恐怕終不能久……』
……方才的說話，靜姊：我是胡說的，請您不要記着……

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 ★

在一個很暖和的清早，雯是失蹤了，當她的母親到她書

房裏找她時發現了很整齊的一封信放在檯上她的母親急忙拆

開看：

我最愛的媽媽：

不孝的女兒，是不別而行了！背了慈親而出走，罪是很大的，但媽媽，你最愛的女兒，所以不得不走的原故，就是振哥是爲受了愛國心的驅使，而犧牲了自己，羸弱的女兒是受了良心的激刺而只得和媽媽別了。女兒小時候，是喜歡向光亮的地方去，怕黑暗的；但是現在環境的四周都是黑越越的一隙的光明也沒有，荊草滿佈着，割人的血；虎狼環伏着，張牙欲噬；兒

是怕極了，所以只得向暗中去進行，而求黑暗後的光明。那時血花結成血果，和太陽一般的照耀於全世界大放光明，媽媽你可以看女兒在柳樹下微笑盈盈，別了媽媽！別了我親愛的故鄉，家庭！

生離不是死別，媽媽！只要你不思念我時，光陰是很快的，不久便可回家，敘情，我親愛的媽媽！別了，別了，

你的女兒雯。

那時靜推門進來，手裏也拿着一紙素箋，寥寥的幾語：
我敬愛的靜姊：

柳下的敘談，竟成訣辭，何等的悲哀啊！

單調色彩的人生，灰色茫茫，我是早已灰心了！人心是偏私的，我感受到說不出的痛苦時，已下決心，欲尋忘憂丹快樂我自己；但是那處是安樂之鄉，我不知道！所以我孑然欲遨遊四海，而到萬叢荆棘中鑽去，流我的熱血，而腐爛那些亂草；靜姊，我最親愛的靜姊！這些話未免太靈渺吧！的確；人心是偏私的，那樣不是爲了自己，『醉生夢死』的爲了自己，『奮勇改革』的也爲了自己，別了！我也不說這類空洞話了！我們以後能不能再見？這是個疑問，倘是真的：——

柳下的敍談，竟成訣辭，何等的悲哀啊！

別了！珍重！

雯•

——二九，六，于春暉草堂•

□月夜

王蘭徽

霞！真的想不到，幾年來相處的熱情，到底給生活二字逼迫着我出走了，昨夜의餞別，您殷殷的誠意，我是感激您，永遠地感激！

在晨曦煥發的今晨我拿了我的行李，匆匆走出了家門，連您處亦沒有來告別，我的良心苛責着自己，不應該不到您處告別呀！但是霞！時間對於人的魔力這樣大呀！在緊迫的時候，會阻止我們的行動。

現在我寫這封信時，已離開了S埠而上了水程，我急於要告訴您經過的一切，我憑欄觀海中的晚景，霞！真的海景